

# 蔡巴万户历史考

——以藏文文献《贡塘寺志》为中心

米玛次仁

**内容摘要：**《贡塘寺志》是一部成书于18世纪的藏文文献，以木刻本传世。该寺志以蔡巴噶举派的历史以及其根本道场贡塘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虽成书时间较晚，但由于涉及元代在乌斯藏地方所设十三万户之蔡巴万户的历史，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文以《贡塘寺志》为中心，对其所涉及蔡巴万户之内容进行解读，以微观的视角勾勒出元明时期西藏中部的历史。

蔡巴噶举，系西藏佛教后宏期形成之宗派噶举派四大分支之一，由喇嘛尚尊追札巴（**ལྷ་མ་ལྷན་བཙུན་འགྲུས་གྲགས་པ།** 1123-1193年）所创立，由于其祖寺位于拉萨市东面、拉萨河南岸的“蔡”（**ཚལ**）地方，因而被称之为“蔡巴”。喇嘛尚尊追札巴分别于藏历第三饶琼木羊年即公元1175年和火羊年即1187年修建了蔡洋寺（**ཚལ་ཡང་དགོན**）和贡塘寺（**གུང་ཐང་ཐང**），遂两座寺院成为该派祖寺，特别是贡塘寺，成为后来蔡巴万户的统治中心。

贡塘寺，坐北朝南，二层庭院式结构，建筑主要以围绕大殿而建，有多闻天王拉康、释迦牟尼殿、护法神殿等组成。曾毁于1546年的一场大火，后于1549年由素尔·曲英

让卓(ཟུར་ཚོས་དབྱིངས་རང་གྲོལ། 1604—1669年)<sup>1</sup>的主持下在原址上得以重建,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即为1549年重建后的遗存<sup>2</sup>。

目前,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保存着一部完整的藏文版《贡塘寺志》,其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元代西藏史重要的参考资料。下面,笔者以该“寺志”为本,简述其作者、文本内容和史源,以及寺志中所涉及的蔡巴万户的相关内容,结合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进行梳理和分析。

## 一、作者与文本概述

《贡塘寺志》的全名是《贡塘吉祥祖拉康源流寺志·卓贡言教甘露之泉》(གུང་ཐང་དཔལ་གྱི་གཙུག་ལག་ཁང་གི་བྱུང་རབས་དང་བཅས་པའི་དཀར་ཆག་འགྲོ་མགོན་ཞལ་ལུང་བདུན་ཚིའི་ཚུ་རྒྱན་),由觉日·阿旺丹增赤列(འཇོག་རི་ང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所撰。在《东噶藏学大辞典》中对作者的生平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兹先移译如下:

此上师出生在上部卫地齐日达孜(གྱི་རི་སྟག་ཚེ)地区于藏历第三饶琼土龙年(1748年),父名白贡(དཔལ་མགོན་),母名次仁拉姆(ཚོ་རིང་ལྷ་མོ)。<sup>3</sup>八、九岁在娘热(ནང་བྲན་)<sup>3</sup>庄园放牧;十三岁在色拉寺麦扎仓洛桑坚赞(སློ་བཟང་རྒྱལ་མཚན)处出家为僧,取法名阿旺丹增赤列,此后师从札巴赤列(གཤགས་པ་འཕྲིན་ལས)等上师学习佛教经典,在学习《现观庄严论》时前往恰哲(གྲ་བལ་)地方;二十二岁在吉隆(སྤྱིད་གོང་)地方从噶庆<sup>4</sup>益西坚赞(ཀ་ཚེན་ཡི་ཤེས་རྒྱལ་མཚན)<sup>5</sup>处受比丘戒,之后在大成就师洛桑朗杰(གྲུབ་དབང་སློ་བཟང་རྣམ་རྒྱལ་)的寺院普布且(ཕུག་པོ་ཆེ)修习佛法;二十八岁听从上师之言,前往尼泊尔朝圣;三十二岁从吉隆前往拉萨,按照佛教仪律顺利进入当地寺院;五十一岁完成了珠拉(འབྲུ་ལ)大堪布的传记;五十七岁撰写了凯卡·吉尊当巴(ཁལ་ཁ་རྗེ་བརྩུན་དམ་པ)本生传,还著有《上

1 宁玛派高僧,出生于1604年,据五世达赖喇嘛所著其传记载,素尔·曲英让卓曾为五世达赖喇嘛之上师,后来重葺贡塘寺,并在该寺专心修行,于1669年圆寂。

2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拉萨文物志》(内部资料),1985:47。

3 拉萨西北面地名,紧靠格鲁派三大寺之色拉寺。

4 原意为“大柱”,是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专门为学习显宗大论获得最高学位者的专称,与拉萨地区所称呼的“格西”意义相似。

5 系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之上师,是拉萨四大林之策觉林(ཚོ་མཚོག་གླིང་)的活佛,著有《菩提道次第上师传》等二十多部著作,是当时著名的格鲁派高僧。

师及医圣所依上师瑜伽》(སླེ་མ་དང་སྣུན་པའི་རྒྱལ་པོར་བརྟེན་པའི་སླེ་མའི་རྣལ་འབྱོར) 等各种祈愿文, 以及《贡塘祖拉康源流寺志·卓贡言教甘露之泉》、《追求解脱之断行者之法文·妙藏深密》(ཐར་པ་དོན་དུ་གཉེར་བའི་སྤོང་བ་པ་རྣམས་ལ་བྲིམས་སྤུ་བཅའ་བའི་ཡི་གེ་འཇམ་དཔལ་སྟོང་པོའི་དགོངས་རྒྱན) 等中等部头的两部著作, 逝世之年不详。<sup>6</sup>

《贡塘寺志》成书于藏历第十三饶琼水虎年即公元 1782 年<sup>7</sup>, 而笔者手中掌握的版本是后来由蔡贡塘和色拉两座寺院僧众共同出资, 对原版本重新刻印。之后的寺志增加了名为堪布罗桑赤列朗杰(མཉམ་པོ་སློ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རྣམ་རྒྱལ) <sup>8</sup> 所撰写的后记部分, 共 2 个半叶, 因此该寺志木刻本共计 76 叶。除封面外, 第 1 叶背面和第 2 叶正面有藏文 5 行, 其余均为 6 行, 文字为藏文乌坚体。除了第 76 叶背面有一部分梵文祈愿文字迹不清楚外, 其余部分较为清晰。

## 二、内容与史源考述

《贡塘寺志》撰写于 18 世纪下半叶, 与同时代的其它藏文寺志类文献一样, 主要以记述寺院历史文化为主。但是, 由于贡塘寺不仅是蔡巴噶举派的祖寺, 而且是蔡巴万户的权力中心, 因而寺志的内容有所延伸, 蔡巴万户的历史成为该文献的重要内容之一。

按照作者分类, 寺志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内分若干章节。

第一部分题为《简述印度与藏地佛教情形》, 此部分与藏文其它历史文献中开头部分阐述印度和藏地佛教历史的情况基本一致, 作者大致用了 3 叶的篇幅对释迦牟尼佛的事迹和佛教传入吐蕃的经过, 以及后宏期的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叙述。

第二部分题为《贡塘喇嘛尚及其弟子传记》, 共 36 叶, 是该寺志主要内容之一, 主要分为两个章节, 即: (1) 贡塘寺创建者喇嘛尚尊追札巴及其后继者的传记; (2) 历代

6 ཏུང་དཀར་སློ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 ཏུང་དཀར་ཚིག་མཛོད་ཆེན་མོ། བེ་ཅན། གུང་གོའི་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ང་ཁང་། 2002: 897-898.

7 འཕྲོག་རི་ད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གུ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ཤིང་དཔར། ༡74a.

8 在《贡塘寺志》中记载为“色堆堪布吉旺罗桑赤列朗杰”(སེ་སྟོང་མཉམ་པོ་རྒྱལ་དབང་སློ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རྣམ་རྒྱལ), 出生于 19 世纪, 关于其身份, 在其所著《文殊怙主大法王宗喀巴传·佛法具美一庄严稀有珠链》(འཇམ་མགོན་ཚེས་གྲི་རྒྱལ་པོ་ཙོང་ཁ་པ་ཆེན་པོའི་རྣམ་ཐར་ཐུབ་བསྟན་མཛེས་པའི་རྒྱན་གཅིག་དོ་མཚར་རྣོན་ལུང་ཕྱིང་བ) 中记载: “色麦闻思珍宝林之僧人, 达赖喇嘛之侍从达尔汗堪珠罗桑赤列朗杰……。”堪布罗桑赤列朗杰曾先后担任第十、十一世达赖喇嘛的侍从, 并撰有第十世达赖喇嘛崔臣嘉措、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 以及宗喀巴大师的传记, 而重新刻印《贡塘寺志》似乎得到了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的旨意, 因而可以确定的是笔者手中的《贡塘寺志》约刻印于 19 世纪中叶, 也就是 1838-1855 年间。སློ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རྣམ་རྒྱལ། ཇེ་ཙོང་ཁ་པའི་རྣམ་ཐར་ཐུབ་བསྟན་མཛེས་པའི་རྒྱན་གཅིག་དོ་མཚར་རྣོན་ལུང་ཕྱིང་བ། ལྷ་ས། བོད་ཚྱུ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ང་ཁང་། 2009: 423.

蔡巴万户长的历史。关于喇嘛尚后继者的传记则包括历代寺院堪布的生平事迹和喇嘛尚弟子的传法活动两个部分，其中以宣扬佛法、建立寺院等佛教“行善”的事迹描述为主，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佛教大师的高大形象，彰显其人格魅力，从而成为后人效仿的榜样。因此，在之后记述历代蔡巴万户长的历史时，也以修葺和新建寺院、供养高僧等与佛教相关的事迹为主。尽管如此，其中也不乏如万户长前往内地朝贡等非佛教内容，大大增加了该部分的史料价值。

第三部分题为《贡塘寺及组成部分之详志》，是该寺志另一重要内容，包括喇嘛尚修建贡塘寺的缘起和经过，以及历代寺院堪布和万户长修建贡塘寺内主要殿堂和所供佛像等的历史，共计 23 叶。

第四部分题为《简述佛像等的历史》，此部分是对第三部分的简单概述，作者用简略的语言和概括性的语句对贡塘寺的殿堂和佛像等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记述。

第五部分题为《对三所依<sup>9</sup>进行礼供之功德》，顾名思义，就是对贡塘寺及其所供佛像等进行礼供从而获得佛教中所说二资粮中的福德资粮，这是藏传佛教的基本观念。该部分共计 2 叶。

虽然《贡塘寺志》分为五个部分，但篇幅厚重不一，其中第二部分所包含的关于蔡巴万户的内容，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该万户最为详尽的史料记载。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笔者发现该寺志的大部分史料皆是有史可据，且通过分析比对，我们可以找出具体的史料来源。《贡塘寺志》中的印度和藏地的佛教史，虽然文字简练，内容简单，但可以看出，此部分与其它藏文史书无异，肯定是作者作为一名僧人，在学习佛学理论的同时，对于印度和西藏的佛教历史较为熟知，因而对此内容进行了提炼。而作者在记述喇嘛尚尊追札巴的传记及其后继者和主要弟子的传记时，在章节的末尾提供了一份史料来源，即“以往的教法史、蔡巴的《红史》及其续篇《贤者意乐》（དེབ་ཐེར་དམར་པོའི་ལྷན་ཐབས་དེབ་ཐེར་མཁས་པའི་ཡིད་འཕྲོག）、蔡巴·贡嘎多吉之著作《心愿如意之注解》（དགོས་འདོད་རི་སྐོང་མའི་འགྲེལ་པ）”。<sup>10</sup>按照东噶·洛桑赤列先生的说法，蔡巴·贡嘎多吉的著作主要有蔡巴《丹珠尔目录》、《白史》（དེབ་ཐེར་དཀར་པོ）、《红史》、其续篇《贤者意乐》、王朝史《花色史》（དེབ་ཐེར་ཁྲ་པོ）、《贡塘喇嘛尚传》和其父《敏朗多吉传》（སློན་ལམ་རྩོམ་ཞེས་ཟེམ་མར）<sup>11</sup>，其中东噶先生曾在“文革”前在西藏自治区政协的图书资料中见过《红

9 又称三佛田，指佛教寺院中所供佛像为身所依，佛经为语所依，佛塔为意所依。

10 འཇོག་རི་དག་དབང་བཞུ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གུ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928a.

11 ཚལ་པ་ཀུན་དགའ་རྩོ་ཞེ། དེབ་ཐེར་དམར་པོ། བེ་ཅན། མི་རིགས་དཔེ་སླུ་ཁང། 1981: 2.

史续篇·贤者意乐》这一史书，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可见，在西藏还有大量文史古籍有待发掘。而在蔡巴·贡嘎多吉的著作中，除了《红史》、《敏朗多吉传》外其余部分可能已佚，故《贡塘寺志》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更显珍贵。而引文中所提到的“以往的教法史”，笔者认为，除了《红史》及其续篇外，应当还包括成书时间相对较早的《佛教史·大宝藏论》、《西藏王统记》、《朗氏宗谱》、《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等<sup>12</sup>，虽然不敢妄言作者对以上文献一一进行了参考，但其中涉及蔡巴噶举和蔡巴万户的如《西藏王臣记》应该是参考了，因为在《贡塘寺志》中能够找到线索，如在记述蔡巴·贡嘎多吉的祖父噶德白瓦（དགའ་བདེ་དཔལ་བ）在战胜对手之后所吟诵的一段诗词如下：

我与若较有大别，我乃蔡巴大僧伽，  
乐矣哉吉祥，心安哉吉祥，  
称快哉吉祥，蔡巴噶德今吉祥。<sup>13</sup>

而这段文字与《西藏王臣记》中的记载完全相同，这足以证明两部史书之间存在关联，或者说二者都参阅了同一文献。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史源文献外，寺志中还提到了《甘丹巴世系传记》（དགའ་ལྷན་པའི་གདུང་རབས་རྣམ་ཐར）、第斯·桑结嘉措所著《乃琼寺志》（གནས་ཚུང་དཀར་ཆག）、《觉巴·强久班旦<sup>14</sup>小传》（ཚུགས་པ་བྱང་ཚུབ་དཔལ་ལྷན་གྱི་རྣམ་ཐར）、《喇嘛尚尊追札巴文集》、《色拉寺吉尊文集》等。

总之，作者在掌握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该寺志，由于其中一些史料文献现今可能已经亡佚，故而觉日·阿旺丹增赤列的这本寺志就显得非常重要，其中以蔡巴万户的历史更显弥足珍贵。

12 关于藏族史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可参阅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2）、（3）；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13 ལྷལ་དབང་རག་དབང་སློབ་མཚན་རྒྱ་མཚོ། བོད་ཀྱི་དེབ་ཐེར་དཔྱད་གྱི་རྒྱལ་མའི་སྤྱད་བྱངས། བེ་ཅན། 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8: 7; 汉译文参考了刘立千的译文《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73；同样的内容记载于 འཇོག་རི་ར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གྲུ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第33a. 藏文原文为：ངེད་རང་གཉེས་པོ་ཁྱད་པར་ཚེ། ང་ནི་དགའ་འདུན་ཚལ་པ་ཡིན། དགའ་བདེ་དཔལ་བློ་བདེ་དཔལ་སླྱིད་པའི་དཔལ། ད་ལྟ་ཚལ་པའི་དགའ་བདེ་དཔལ།

14 觉巴·强久班旦，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加央曲吉扎西班牙丹于1416年建立拉萨哲蚌寺时六大扎仓之德阳扎仓（བདེ་ཡངས་གྲུ་ཚང）的首任堪布。其历史可参阅笔者拙著：《乃琼寺简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同作者：《蔡贡塘寺历史文化简史》（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





虽然作为喇嘛贡塘巴的弟子王子忽必烈之前并未获得汗位，但大师预言其不久将继承其位，到时请王子对大师之上师的寺院蔡贡塘进行关照。王子忽必烈则身体颤抖卷缩地对大师说：“上师珍宝，请不要说如此大话，到时便知。”不久，忽必烈继承汗位，即“霍尔瑟庆杰布”（*ཧོར་སེ་ཆེན་རྒྱལ་པོ་*）<sup>20</sup>，在位三十五年。忽必烈在还未继承汗位之前，依喇嘛贡塘巴等的授记，关照蔡贡塘，并执掌了蔡巴僧伽之佛法根基。<sup>21</sup>

引文所述，喇嘛尚尊追札巴的弟子喇嘛藏巴东孔瓦·旺久扎西前往蒙古地区传法，并通过某种神通使蒙古王室开始信仰佛教，此事应发生于藏历第四饶琼铁蛇年即公元1221年<sup>22</sup>；蒙古灭西夏后，大师还曾说说服蒙古统治者善待佛法及僧众，故而免除了当地僧人的差税和兵役；继喇嘛藏巴之后，蔡巴噶举派的另外一位僧人喇嘛贡塘巴前往蒙古传法，成为当时还是王子的忽必烈之上师，因而在忽必烈继任汗位之前，一直是蔡巴噶

20 藏文中对忽必烈的称呼。

21 *འཛོག་རི་ང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ལྷུ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9* 29b-31a, 引文中并未交代藏巴东孔巴大师为何离开霍尔地方而前往西夏，但在《贤者喜宴》中则记述了原由，因为受到了“神仙和也里可温等的嫉妒”。为了能让这段历史较为清楚，特将《贤者喜宴》中的相关记载引用如下：“比起萨迦、噶玛派，蔡巴噶举在（霍尔地方）的出现更早，香（尚）仁布且的弟子藏巴东孔巴师徒七人到霍尔地方后，住在山间修行。霍尔部落委托（他们）放羊，修本尊而（表面）以牧羊为主。一日，发生冰雹、山洪，（当地的）羊皆死去。东孔巴因对冰雹施加意念，使他所处未降冰雹，他的羊也未受损伤。（当地人）询问如此奇事是何因，因语言不通，（东孔巴）遂向天空作期克手印，（当地人）以为他拥有对天的控制能力，使（他的）名声、福报大增。其时似在成吉思汗登基三四年后。汗王听到后，遂召到跟前，说：‘这与住在西夏者装束相同，对天有能力，本领亦很大。’十分看重。对西夏通过翻译讲授三宝之密咒等，使（成吉思汗）稍微产生了信仰。一位大臣被罗加害，（东孔巴）予以消除，因此得王臣二人的赏赐，授给好的救命。霍尔与藏僧间的相会，以此次为最早。但因神仙和也里可温等的嫉妒，（东孔巴）未能在霍尔居住，赴西夏。成吉思汗在位的第九年猪年，西夏被霍尔征服，许多寺院遭到拆毁，佛教受到损害之时，上师藏巴东孔巴到可汗前，可汗命其坐在所有祈天者的首席，萨林、阿噶母子做其私人施主。向成吉思汗通过翻译讲说因果和佛教的优点，说‘有情安乐应依佛法，国王应对佛法做供奉。对护持佛法的僧人们，不应征税服役，不降恐惧，应将分散的集合起来，衰败的恢复起来。’请求利益佛法的诏书而被授予。巴达等西夏所有地方衰败的寺院得到恢复。霍尔汗王授予僧人的诏书，似此次为最早。与此同时苯波、神仙等所有（宗教）摆脱了赋税兵役。窝阔台登基不久，（东孔巴对萨林、阿噶母子）说：‘在夏唯热松有我的同门喇嘛贡塘巴，你们母子迎请而为福田。’之后去世，他的灵塔虽在古如，但在巴达有银灵塔。按他的吩咐，萨林、阿噶母子迎请喇嘛贡塘巴，为应供上师，喇嘛贡塘巴授灌顶和护法的随赐，这是霍尔求法之始。对忽必烈之子，以金刚加持时，从梦兆得知忽必烈将得汗位，遂言：‘你将获得汗位，卫地有我的上师的寺院蔡贡塘，请予恩惠。’王子听后，身体颤抖，说：‘喇嘛不要说这样的大话，到时我知道。’忽必烈对西夏境内的蔡巴派极为眷顾。后做蔡贡塘的宗主，将蔡巴作为自己的属民。”*དཔལ་བོ་གཞུག་ལག་ཟིང་བ། ཆོས་འབྱུང་མཁའ་པའི་དགའ་སྟོན།* 2012: 725. 译文转自才让：《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1）：51-52。同作者主编：《神圣与世俗—藏传佛教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1-72。

22 *ཆོ་ཏན་ཞབས་བྱུང་། བསྟན་ཚིས་ཀུན་ལས་བལྟས་པ། ཟི་ལིང་། མཚོ་སྟོ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2: 183.*

举派的施主，与贡塘寺有着供养关系。

虽然在“《如意宝树史》、《蒙古教法史》、《新红史》等中都记载了在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后，曾向西夏国的喇嘛藏巴东孔瓦·旺久扎西问法，宣布免除西藏地方僧人的差税和兵役的诏书”<sup>23</sup>的说法，但具体经过并未详细交代。而关于忽必烈起初为蔡巴的施主及其原因，在《贡塘寺志》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即蔡巴噶举上师贡塘巴在窝阔台任蒙古可汗时就在王室成员中传法，后成为当时还是王子的忽必烈的上师，使其成为贡塘寺的施主。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和统治的需要，加之萨迦派在西藏的威望等因素，使忽必烈改变了起初供养蔡巴噶举的做法，而选择了萨迦派及其领袖作为其统治西藏的代理。

前面引文中，也有与历史不相符的内容。众所周知，成吉思汗于1189年被推为蒙古部首领；1201至1204年间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而灭西夏的时间为1227年。《贡塘寺志》中所载“成吉思汗在其称汗之后的第九年即火猪年灭西夏”之说与历史不相符，而关于喇嘛藏巴劝说成吉思汗之说也同样不可信。因为蒙古军队曾于1205—1209年间三次进攻西夏，迫使其向蒙古称臣，纳女纳贡。蒙古西征归来，于1226年秋又发动对西夏的战争。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在六盘山南麓的兵营中，蒙古军队秘不发丧，继续进攻西夏，不久西夏皇帝投降被杀，西夏灭亡<sup>24</sup>。故，不可能如《贡塘寺志》所载，西夏灭亡后，喇嘛藏巴劝说成吉思汗善待佛法，而此事应发生在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期间，或者喇嘛藏巴劝说的对象应不是成吉思汗，而是其后继者则更符合历史事实。

#### 四、蔡巴万户建立时间

元代治理西藏，除了在中央设立宣政院、任命帝师外，还在地方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其之下又设若干安抚使、招讨使、万户、千户等，并在沿途设置驿站，对西藏地方先后三次进行了人口普查等，并以此为据，在乌斯藏地区专门设立了十三万户。但由于藏、汉史料记载存在差异，因而有关十三万户的组成有

23 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4—15。

24 [法]雷纳·格鲁塞著，龚铨译，翁独健校：《蒙古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17—238；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63。

不同的说法<sup>25</sup>，然而，其中有部分万户则是藏、汉文史料中均有记载的，其中就包括蔡巴万户。

国内外学者对于十三万户设立的时间，依据不同的史料和理解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法国藏学家石泰安（R. A. Stein）先生认为“忽必烈成了萨迦巴的保护人，并且册封他们统治吐蕃所有的‘十三万户’。此事发生在1253年或1260年，即在他登基称帝的时候”；<sup>26</sup>意大利藏学家杜齐（G. Tucci）认为“十三万户的划分是在第二阶段进行的，当八思巴受忽必烈封为帝师之时进行的”，<sup>27</sup>也就是公元1270年；另一位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认为“万户制的最后建立日期，较可接受的是1268年”；<sup>28</sup>王森先生认为“到1268年，元朝又派阿衮和米林二人进藏，调查了各万户的属民万户，并传旨任命了各万户的万户长”；<sup>29</sup>王辅仁、索文清则认为“在这次清查以后，由元朝中央授权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任命了十三个万户的万户长，确定了每个万户应该缴纳的贡物品种及数量”，<sup>30</sup>而文中提到的这次清查以后指的是1268年元朝在西藏的括户之后；藏族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先生认为“第五饶琼土龙年（公元1268年），元代皇帝忽必烈派遣金字使臣阿贡和米林二人到卫藏清查户籍。五年后（第五饶琼水猴年公元1272年），结合清查户籍划分了卫藏十三万户，并设立‘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行政管理机构，同时还委任了各万户的万户长”；<sup>31</sup>张云研究员认为“十三万户的主体之被正式确立，应在蒙哥汗当政时期。……如果括户所标各万户人口能说明万户最后形成时间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应是1287年”。<sup>32</sup>

以上是学界对于十三万户建立时间的一些看法，虽然说法各异，但大致都认为

25 关于十三万户之组成，在《元史》、《新红史》、《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后藏乃宁教法史》、《土官宗派源流》、《如意宝树史》等中都有记载；国外学者有石泰安、杜齐、伯戴克等进行过研究；国内有韩儒林、王森、王辅仁和索文清、黄奋生、沈卫荣、张云等都撰文进行过探讨，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恰白·次旦平措等也曾阐述过相关内容，但十三万户究竟由哪些组成之问题，至今仍没有定论。

26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审订：《西藏的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69。

27 [意]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学室，1980：21。

28 Luciano Petech,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The Yu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Rome, 1990: 51. 张云汉译本：《中部西藏与蒙古人—元代西藏历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48。

29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228。

30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76。

31 ཚོལ་པ་ཀུན་དགའ་ལོ་ལྷོ། རྟོག་ཐེང་དམར་ལོ། 1981: 438. 译文参考了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262。

32 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3：143-145。

十三万户是在同一时间建立的。而沈卫荣教授则认为“乌斯藏十三万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很显然它的建立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蒙古占领并逐渐有效地统治乌斯藏地区的过程同时并行。乌斯藏十三万户是随着蒙古对乌斯藏地区统治的逐步稳定和坚固而逐次建立起来的”。<sup>33</sup> 笔者也认为十三万户应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并且对于十三万户之概念也应当有两种理解，即概念上的十三万户与体制上的十三万户。正如前文所述，元朝是依照乌斯藏各宗派和地方势力所占有的土地的大小和属民的分布，也就是以其实力的大小建立了十三万户，而在元朝建立这一行政体制之前，在乌斯藏地区就应当存在十三个或者更多的地方势力雄踞一方，因此，在藏文史籍中，对于十三万户建立的时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这是因为有的万户以地方势力形成的时间为标准，有的则以元朝册封其为万户或首领为万户长的时间为标准，而有的则以元朝括户后正式在乌斯藏建立十三万户这一行政体制的时间为标准，因而出现了差异。

蔡巴万户建立的时间，笔者认为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

蔡巴作为地方势力形成的时间应是喇嘛尚尊追札巴建立蔡贡塘寺后形成的以其教法为中心的宗派，即蔡巴噶举派，以及后来的第三、四任蔡巴首领益西迥乃（ཡེ་ཤེས་འབྱུང་གནས）和噶尔·桑杰欧珠（མགར་སངས་རྒྱས་དངོས་འབྱུང）时期。益西迥乃时期占领了“吉蔑（指拉萨河下游地区）的四姊妹八兄弟<sup>34</sup>之土地”（སྤིང་མོ་བཞི་དང་བུ་བརྒྱད）<sup>35</sup>；而作为噶氏家族成员的桑杰欧珠直接出任蔡巴首领则是这一地方势力正式形成的标志，因为蔡巴万户是以噶氏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

而作为元朝在乌斯藏建立十三万户行政体制之组成部分的蔡巴万户的建立时间，则应稍晚于蔡巴地方势力形成的时间。在《贡塘寺志》中关于元朝册封蔡巴首领为万户长的历史，其文移译如下：

其（指噶尔·桑杰欧珠）子本庆·仁杰瓦（རིན་རྒྱལ་བ། 即仁青坚赞）出生于蛇年，二十三岁担任蔡巴首领，羊年（指公元1259年）本庆·仁青坚赞带领本卡瓦·谢热本（བན་ཁོས་བ་ཤེས་རབ་འབྱུང）等官员随从五十人前往内地朝覲

33 沈卫荣：《论元代乌斯藏十三万户的建立》，《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76-96；此据同作者：《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37。

34 由于拉萨河流一带被称为“吉雪”，故而“吉蔑”指的是拉萨河下游区域，这些地方的首领可能来自同一个家族，故而有“四姊妹八兄弟之土地”的提法。

35 རྒྱལ་དབང་དག་དབང་སློབ་མཁན་རྒྱ་མཚོ། བོད་ཀྱི་དེབ་ཟེར་དཔྱད་ཀྱི་རྒྱལ་མོའི་སྤྱད་བྱངས། 1988：106；译文参考了刘立千的译文《西藏王臣记》，2000：72。

忽必烈。时逢忽必烈带兵攻打大理<sup>36</sup>，且作为侍从一同前往，由于军事策略得当，凯旋而归。时值猴年（公元1260年）1月忽必烈继承汗位，本庆·仁杰（仁青坚赞）被赠予大量财物和属民作为修缮蔡贡塘寺及其佛像之条件，其属地包括恰(ཆ)<sup>37</sup>、雪(ཞགས)<sup>38</sup>、达域(དར་ཡུལ)<sup>39</sup>、哲(ཟུས)<sup>40</sup>、上下仲(འབྲོམ)<sup>41</sup>、朗热(ལྷང་ར)<sup>42</sup>、耶巴(ཡེར་པ)<sup>43</sup>、典(ལྡན)<sup>44</sup>、拉巴郎(སྐགས་བ་ལམ)<sup>45</sup>、洛(ལྷ)<sup>46</sup>、羌吉(བྱང་རི)<sup>47</sup>、斯(སྲི)<sup>48</sup>、斜(ལལ)<sup>49</sup>、羌嘎(བྱང་སྐལ)<sup>50</sup>五部落、娘热(ཉང་བྲན)、夺底(དོག་བདེ)<sup>51</sup>、堆龙(ལྷོད་ལུང)<sup>52</sup>山谷、聂唐(ཉེ་ཐང)<sup>53</sup>部落、拉珠(ལྷ་འགྲུབ)<sup>54</sup>二地、归岑茹(སྤུལ་

36 公元1251年，蒙哥汗即汗位；1252年，忽必烈率大军进攻大理；1253年，包围大理。大理兵败，国王段兴智逃走，在昆泽被俘，大理国灭亡。而仁青坚赞前往内地的时间为1259年，忽必烈继承汗位时间为1260年，故而《贡塘寺志》中关于“恰逢忽必烈攻打大理”之说不可信。

37 藏文另写成“ཕྱ”，位于甘丹寺东南方，今拉萨达孜县章多乡(གཙང་རྟོག)。

38 旧属澎域地名，一般有“雪普”(ཞགས་ཕུ)和“雪达”(ཞགས་མདའ)之分，也就是“雪”山沟和山口之意。13世纪噶罗·循努白(ཆ་ལོ་གཞོན་ལུ་དཔལ)曾在此地修建寺院。今为达孜县雪乡。ཚས་འཕེལ་གངས་ཚན་བོད་ཀྱི་གནས་བཤད་ལམ་ཡིག་གསར་མ་ལས། ལྷ་ས་ས་ཁུལ་གྱི་གནས་ཡིག་བཞུགས། བེ་ཚན། མི་རིགས་དཔེ་སྟར་ཁང་། 2012: 249.

39 澎域地名，有一河流称为“达域普曲”(དར་ཡུལ་ཕུ་རྩུ)，今达孜县林周乡之旧称。

40 澎域地名，今林周县松昌乡(སུམ་ཤང་)。

41 在《笺注〈卫藏圣迹志〉》的注释中说该地方位于“藏布江河弯，拉萨河北岸，拉萨的东部”。而此地为今天的达孜县帮堆乡(འབྲོམ་རྫོང)。[意]费拉丽著，沈卫荣、汪利平译：《笺注〈卫藏圣迹志〉》，《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451。

42 达孜县地名，紧靠查耶巴山口。

43 拉萨东北面地名，今属达孜县。松赞干布王妃蒙萨赤姜在此处修建了一座拉康，从而成为佛教圣地。阿底峡大师也曾在此处修行讲法。至今仍然是拉萨地区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

44 巴郎地方东面，今属拉萨达孜县。

45 “拉”和“巴郎”分别为两地名，有时也会称为“巴郎拉”，这两处地名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均有记载，属于拉萨河上游。据西藏社会科学院米玛次仁研究员考证，“巴郎”属西藏拉萨达孜县境内，拉萨河南岸一地名。而“拉”则为吐蕃时期巴郎境内一地名，今属拉萨市达孜县境内。མིག་དམར་ཚེ་རིང་། ཏུང་རྟོང་ནས་ཐོན་པའི་བོད་ཀྱི་ལོ་རྒྱུས་ཡིག་ཆ་ལས་བྱང་བའི་བོད་ལྗོངས་ས་མིང་།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ར་ཁང་། 2005: 25-27.

46 拉萨达孜县地名，位于拉萨河北面，与甘丹寺隔河相望。据《拉萨市辖寺庙简志》，1095年崔臣巴(ཚུལ་ཁྲིམས་འབང)在今达孜县洛普村(ལོ་ཕུ)修建了噶当派著名古刹洛寺(ལོ་དགོན)。བཞེས་གཉེན་ཚུལ་ཁྲིམས། ལྷ་སའི་དགོན་ཤོ།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ར་ཁང་། 2004: 110.

47 有可能指“བྱང་ཕྱོ་ཚས་ལུང”，拉萨东面一地名，具体位置待考。

48 拉萨东面蔡贡塘乡境内一山沟名，位于贡塘寺东南方。

49 拉萨东面蔡贡塘乡境内一山沟名，位于贡塘寺东南方。

50 索罗森等人认为，羌嘎五部落应该位于拉萨河下游的堆龙、聂唐等地。Per K. Sørensen and Guntram Hazod in Cooperation with Tsering Gyalbo, *Rulers on the Celestial plain I*, 2006: 164.

51 拉萨市地名，位于市区东北面，属城关区统辖范围，至今仍名为夺底。

52 今拉萨堆龙德庆县。

53 拉萨河下游地名，位于拉萨市西南面。阿底峡大师曾在这里讲经说法，后为纪念阿底峡尊者，仲敦巴等人于大师圆寂后的第一年，即1055年在此处修建了卓玛拉康。བཞེས་གཉེན་ཚུལ་ཁྲིམས། ལྷ་སའི་དགོན་ཤོ། 2004: 297.

54 拉萨河下游某地名，待考。

ཚོང་ཅུ)<sup>55</sup>、羊卓岗(ཡར་འབྲོག་སྐང)<sup>56</sup> 三地、扎堆雄(གྲ་དོལ་གཞུང)<sup>57</sup> 三地、埃聂达(ཞེ་གཉལ་དུགས)<sup>58</sup> 三地、琼布杰敏(འཚོང་པོ་རྒྱལ་སྐྱེན)<sup>59</sup>、列琼(སྤྱི་ལུ་ཚུང)<sup>60</sup>、察(སྤྱགས)<sup>61</sup>、昌布(འབྲང་པོ)<sup>62</sup>、喀曲(མཁའ་རྒྱུ)<sup>63</sup>、松喀(ཟུང་མཁའར)<sup>64</sup>、卡热巴(ཁ་རག་པ)<sup>65</sup>、热尊巴(རབ་བཅུན་པ)<sup>66</sup>、能(སྤོན)<sup>67</sup>、桑普(གསང་ལུ)<sup>68</sup>、加德(རྒྱ་མེ)<sup>69</sup>、赤(གིབ)<sup>70</sup> 等村庄，并赠予统领所辖属地的诏书。<sup>71</sup>

而在《元史》中也同样记载着“捺里八田地里管民万户一员”，<sup>72</sup> 同时在《汉藏史集》中也提到“蔡巴万户有三千七百零二户”，<sup>73</sup> 可见，忽必烈将几乎拉萨河流域的土地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部分土地共计三千七百零二户分封给了蔡巴首领仁青坚赞，并册封其为“田地里官民万户”即万户长。此事应发生在公元 1260 至 1261 年间，因为 1259 年仁青坚赞带领随从前往汉地朝贡；1260 年忽必烈继承汗位；1261 年仁青坚赞回到西藏，开始修建贡塘寺围墙和扎仓，故笔者推断，蔡巴万户作为行政建制正式建立的时间应为

55 具体位置不详，待考。

56 蔡巴和帕木竹巴势力之间的某一地名，待考。

57 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今属山南扎囊县境内。

58 分别为山南地区的曲松(རྒྱ་གསུམ)、隆子(ལུན་ཅེ)，以及加查(རྒྱ་ཚ)和朗县(ལྷང)境内。

59 山南琼结县地名，待考。

60 今山南贡嘎县吉雄镇(སྤྱི་གཞོངས)列琼村。

61 据费拉丽考证，该地方位于“桑耶寺上方，(雅鲁)藏布江左岸的一块地方”。而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西藏地名考释》中说：“该地最早出现于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又被写成“སྤྱགས”、“སྤྱགས”，都为该地名的不同写法，今位于山南扎囊县阿扎乡(ར་སྤྱ)境内。”[意]费拉丽著，沈卫荣、汪利平译：《笺注〈卫藏圣迹志〉》，第 470 页；མིག་དམར་ཚོ་རིང་། ཉུང་ཉོང་ནས་ཐོན་པའི་བོད་ཀྱི་ལོ་རྒྱུས་ཡིག་ཆ་ལས་བྱུང་བའི་བོད་མྱོངས་ས་མིང་། 2005：88。

62 位于拉萨曲水县菜纳乡(ཚལ་སྤེ)境内。

63 此地名原指山南洛扎县境内著名寺院喀曲寺，但此处不应指的是这一地方。从原文和历史考虑，该地应位于拉萨河或者雅鲁藏布江流域，具体位置待考。

64 山南扎囊县桑耶镇，其境内有一村名苏卡村，其藏文与引文完全一致，可作为该地名之引证。

65 山南浪卡子县卡热乡，位于羊卓雍湖西北面。

66 应位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交汇区域，具体位置待考。

67 应位于桑普山口之南面，具体位置待考。

68 位于拉萨河南岸。阿底峡弟子俄·列白谢热于 1073 年修建噶当派著名寺院桑普寺，遂成为当时拉萨地区六大学经寺院之一。今属拉萨堆龙德庆县。བཞེས་གཉེན་རྒྱལ་བྱིས་ལྷ་སའི་དགོན་མོ། 2004：241。

69 拉萨河下游地名，待考。

70 位于拉萨河南岸，笨巴日山西侧，与拉萨市区隔河相望。喇嘛尚尊追札巴与噶尔家族后裔噶尔·杰瓦迥乃建立供施关系时，噶尔家族势力就盘踞于此。八世达赖喇嘛时期，其经师益西坚赞曾于 1790 年修建拉萨四大林之策觉林寺。བཞེས་གཉེན་རྒྱལ་བྱིས་ལྷ་སའི་དགོན་མོ། 2004：84。

71 འཛོག་རི་ད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ལུ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 31a -31b。

72 《元史》卷八十七。“捺里八”是汉文古籍对于“蔡巴”的称谓。

73 ལྷག་ཚང་དཔལ་འབྱོར་བཟང་པོ། རྒྱ་བོད་ཡིག་ཚང་ཆེན་མོ། འབྲིང་ལུག། སི་ཁྲོ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5：300。

1260 至 1261 年间。而东噶先生认为的“第五饶琼土龙年即 1268 年清查户籍，第五饶琼水猴年即 1272 年结合清查户籍划分了卫藏十三万户，设立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同时还委任了各万户的万户长”<sup>74</sup>之说，也就是括户之后统一划分乌斯藏十三万户并任命万户长，这是元朝对乌斯藏地方的统治不断深入和加强，使“十三万户”这一行政体制最终确立的标志。

## 五、历代蔡巴万户长

关于历代蔡巴万户长的生卒及担任万户长的时间，在《贡塘寺志》中的记载较为混乱，又没有其它文献可以与其完全相佐证，故而无法准确地记录其生卒年代。但为了能建立一个相对确切的时间分期，故，笔者特制以下表格来进行示意：

	著作名称 历代万户长	《东噶藏学 大辞典》 <sup>75</sup>	Rulers on the Celestial plain II <sup>76</sup>	笔者依照《贡塘寺 志》所编
1	达玛循努 (དར་མ་གཞོན་ལུ)	1187-1202	1193-1214 / 15	1193-1214
2	迺乃尊追 (འབྲུང་གནས་བཙོན་འགྲུས)	1203-1215	1217	1215-1217
3	益西迺 (ཡི་ཤེས་འབྲུང་གནས)	1215-1218	1227-1230	1217-1230
4	桑杰欧珠 (སངས་རྒྱས་དངོས་འགྲུབ)	1219-1242	1231-1254 / 55	1231-1254
5	仁青坚赞 (རིན་ཆེན་རྒྱལ་མཚན)	1243-1268	1254 / 55-1265	1255-1280
6	尼玛谢热 (ཉི་མ་ཤེས་རབ)	1269-1279	1269-1279	1281-1291
7	噶德白瓦 (དགའ་བདེ་དཔལ་བ)	1280-1322	1254-1310	1291-1334
8	仁青森格 (རིན་ཆེན་སེང་གེ)	1323-1326	1310-1314	1334-1338
9	敏朗多吉 (སྨོན་ལམ་རྫོ་རྗེ)	1303-1323	1304-36 ?	1339-1371
10	贡嘎多吉 (ཀུན་དགའ་རྫོ་རྗེ)	1323-1350	1323-1350 / 51	1371-1398
11	扎巴谢尼 (གྲགས་པ་བཤེས་གཉེན)	1351-1342	1351-56	1398-1403
12	格列桑布 (དགེ་ལེགས་བཟང་པོ)	1342-1358	1355-70 / 7	1402 / 3-1418 / 9
13	班觉桑布 (དཔལ་འབྱོར་བཟང་པོ)	1359-1378	1370-1390	1418-1438

74 ཚལ་པ་ཀུན་དགའ་རྫོ་རྗེ། རེབ་ཐེང་དམར་པོ། 1981: 438.

75 ལུང་དཀར་སློབ་ཐབས་འཕྲིན་ལས། ལུང་དཀར་ཆོག་མཛོད་ཆེན་མོ། 2002: 1699-1700, 其中第 9 位敏朗多吉的生卒年与前面的第 7 和 8 位的生卒年之间存在交集，而第 11 位扎巴谢尼的生卒年甚至出现了 1351 至 1342 这样的错误。

76 Per K. Sørensen and Guntram Hazod in Cooperation with Tsering Gyalbo, *Rulers on the Celestial plain II*, 2006: 635-636.



喇嘛尚之近侍达玛循努，帝释之化身，出生在“本阔”（བན་པོ）<sup>78</sup>地方于第二饶琼木牛年，出家后为卓衮仁布且（指喇嘛尚）之侍从，遂成为心传弟子。火羊年修建了贡塘寺和内围上方之大菩提佛像等，竭诚服侍而使喇嘛尚心悅，卓衮圆寂前任命其为寺主，修建了外围之护法殿和里面所供灵塔扎西微巴（བླ་ཤིས་འདྲ་འབར）、大灵塔之后续部分等，并对寺院相关僧众进行了足够的供养，担任首领二十一年，八十八岁逝世。<sup>79</sup>

《贡塘寺志》作者觉日·阿旺丹增赤列按照传统藏历的习惯计年法，用五行加十二生肖的纪年方式对全文的年代进行了记述。如达玛循努出生于藏历木牛年，作为喇嘛尚尊追札巴近侍的他应当生活于第二、三饶琼时期，而在一个饶琼六十年当中木牛年只会出现一次，故而可以推算出达玛循努出生于藏历第二饶琼木牛年即公元1145年。之后其出家侍奉于喇嘛尚左右，遂成为心传弟子；火羊年即1187年协助喇嘛尚修建贡塘寺和佛像等；喇嘛尚圆寂之际，于1193年任命达玛循努为寺主（指蔡巴首领）；后其修建了贡塘寺之护法殿和大灵塔等；直到1214年担任蔡巴首领二十一年，于1232年八十八岁逝世。

其次，第四任蔡巴首领桑杰欧珠，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著名大臣噶尔·禄东赞之后裔，其父噶尔·杰瓦迥乃（མགར་ཀླུ་བའི་འབྲུང་གནས）与喇嘛尚尊追札巴曾建立供施关系。其生平在《贡塘寺志》中记载：

之后，噶尔·桑杰欧珠出任（蔡巴）首领，此家族之先祖来自天界，从噶尔·次囊（མགར་ཚོ་ནམ）和察珠（ཚ་འབྲུག），及之后的噶尔·喇庆千布（མགར་ལྷ་མ་མཁྱིལ་པོ），传至法王松赞干布之大法臣噶尔·东赞域松曾征服大半个世界，并迎请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两尊释迦牟尼佛像、弥勒法轮像、曾开口示意的檀香木质度母像，以及由珍贵材料所制稀有佛像于藏地，使佛法传到吐蕃，对于所有雪域藏民恩泽浩大。之后传了很多代，到了噶尔·托杨杰瓦（མགར་ཐོག་ཡང་ཀླུ་བ）有二子杰列（ཀླུ་ལེ）和彭诺（འཕེན་ལོ་ལོ），后者占据让巴（རམ་པ）之地，前者占据赤（གྲིབ）地方，其子噶尔·杰瓦迥乃为喇嘛尚之施主，并获得灌顶和教诫，因向喇嘛尚祈祷，从而得到其妻产子之预言，故而大悦，迎请喇嘛尚至赤色康（གྲིབ་གསེར་འབར），杰瓦迥乃向喇嘛尚说道：“我已年近五十，但膝下无子，

78 拉萨河流域地名，具体地方待考。

79 འཛོགས་ཅིང་གསལ་བྱས་པའི་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བྱ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9 29b.

祈请神力加持。”喇嘛尚手指噶尔妻子的身体进行加持并说道：“你体内将有一位功德之子，他将侍奉我之教法。”喇嘛尚将手放在噶尔妻子的头顶，并进行了祈福和授记，之后诞下了桑杰欧珠。其四十七岁开始担任蔡巴首领二十四年，七十五岁逝世。<sup>80</sup>

而在蔡巴·贡嘎多吉所著其父《敏朗多吉传》中记载，桑杰欧珠在忽必烈还是王子之时就得到了管理贡塘寺的权力，担任蔡巴首领二十四年，七十五岁逝世<sup>81</sup>。这段记载与前面引文基本一致，因而可以推算出，桑杰欧珠出生于藏历第三饶琼木蛇年即1185年，于藏历第四饶琼铁兔年即1231年担任蔡巴首领，土羊年即1259年逝世。

第三，关于第五任蔡巴首领仁青坚赞的历史，前文已经叙述，即：仁青坚赞出生于蛇年，二十三岁继任万户长，羊年前往汉地朝贡，次年正值忽必烈继承汗位，得到管理属民属地之诏书，担任万户长二十六年，于牛年五十七岁逝世<sup>82</sup>。在《敏朗多吉传》中，仁青坚赞于铁蛇年四十四岁时受戒，担任万户长二十六年，四十八岁逝世<sup>83</sup>。虽然两本文献中都记载仁青坚赞担任万户长二十六年，但对于卒年则存在较大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仁青坚赞被任命为蔡巴万户长的时间为1260至1261年间。

第四，第七任蔡巴万户长噶德白瓦，在他任职期间蔡巴势力达到鼎盛，是历代蔡巴万户长中最重要的一位。关于其历史，除《西藏王臣记》和《贡塘寺志》外，其它史书几乎没有记载，而在《贡塘寺志》中对于噶德白瓦的历史，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其内容较多，特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噶德白瓦，十五岁担任蔡巴万户长；十八岁前往汉地朝贡，并获得万户长

80 འཛོགས་རི་ད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ལུ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ཤ 29a-31a, 关于桑杰欧珠与噶尔家族之渊源关系，在《西藏王臣记》中记载：“此后继任者本·桑杰欧珠。其先祖乃从天界下降凡尘之噶尔·次囊察珠，之后是噶尔·喇嘛庆千布、噶尔·东蔑赤恰（མགར་སྟོང་མེས་ཀྱི་ཆགས།）。东蔑赤恰之子即噶尔·东赞域松，曾为法王松赞干布之大臣，管理政教，效忠王室，德泽普及于藏民。其子赞普云丹杰松（འཚན་པོ་ཡོན་ཏན་ལྗེ་བཟུང་།）。此下依次为拉吉宁顶布（ལྷ་གཅིག་སྟན་ལཱ་བུ།）、赤桑敦布（ཁྱི་བཟང་དུམ་བུ།）、赤聂赤嘉（ཁྱི་གཉེར་ཁྱི་ལྷགས།）。赤嘉之子东梅赤囊（སྟོང་མེས་ཁྱི་སྟུང་།）、赤朵若达松（ཁྱི་སྟོ་རོ་སྟུག་གཟུང་།）、论庆·切巴郭楚（ལྷོ་ཆེན་ཆས་པ་སྟོ་དུག།）。论庆子穆萨（ལྷ་བཟུང་།）及帕斯（འཕགས་གཟིགས།）。此下又依次有噶尔·托杨杰、杰列、噶尔·杰瓦迥乃等。杰瓦迥乃与喇嘛尚结为施供之缘。大师曾为其预言，彼将得一子，美妙如意。果然应验，生子本·桑杰欧珠，后被任命为蔡巴首领，彼始奠定蔡巴之基。”ལྷ་ལ་དབང་དག་དབང་སྟོ་བཟང་ལྷ་མཚོ། རོད་ཀྱི་དེབ་ཐེར་དཔྱད་ཀྱི་ལྷ་མོའི་སྐུ་དབངས། 1988: 106, 译文参考了刘立千的译文《西藏王臣记》，2000: 72。

81 ཆོས་པ་ཀུན་དགའ་ལོ་ཚེ། ལྷ་ཆེན་སྟོན་ལམ་རྫོ་ཚེའི་རྣམ་ཐར། ཤ 5b.

82 འཛོགས་རི་ད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ལུ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ཤ 31a-31b.

83 ཆོས་པ་ཀུན་དགའ་ལོ་ཚེ། ལྷ་ཆེན་སྟོན་ལམ་རྫོ་ཚེའི་རྣམ་ཐར། ཤ 6a.

的诏书和丰厚的赏赐；由于与蔡巴堪布和森布热巴（སྲིན་པོ་རེ་པ་）等不和，造成蔡巴内乱，先后四次前往汉地奏请，因而获得管理之权，此时发生萨迦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元朝统治者派遣桑卡瓦（ཟམ་ཁ་བ་）带领蒙古兵杀害了萨迦本钦贡桑巴（ཀུན་བཟང་པ་）；与此同时，桑卡瓦召集所有万户首领，由于受到拉萨当日瓦（འདམ་རི་བ་）的挑拨而多次调查噶德白瓦，因而噶德白瓦再次前往汉地朝觐皇帝，禀奏桑卡瓦在藏之罪行，并表明自己的忠心。皇帝心悅，賜噶德白瓦五爪金龙黃袍。后，桑卡瓦將噶德白瓦帶至法庭，剥去其官衣时，始見皇帝所賜龍袍，桑卡瓦大懼，不久因罪被誅，噶德白瓦在其面前唱誦到：“我与若较有大别，我乃蔡巴大僧伽，乐矣哉吉祥，心安哉吉祥，称快哉吉祥，蔡巴噶德今吉祥。”噶德白瓦为了蔡贡塘寺而先后七次前往汉地，因而对于蔡巴势力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曾大规模修葺和新建蔡贡塘寺，于猴年修建曲阔林寺（ཚོས་འཁོར་གླིང་），并迎请了桑普寺文殊释迦循努（འཇམ་དཔལ་དབྱངས་ཤྲུག་གཞོན་ལུ་）大师；之后修建了卫林寺（དབུས་གླིང་），并迎请了萨迦夏巴格西多巴顿珠班丹（རྫོ་བ་དོན་གྲུབ་དཔལ་ལུན་）；掌管拉萨小昭寺，并任命若岗巴·索朗谢热（རྩོ་སྐམ་པ་བསོད་ནམས་ཤེས་རབ་）为寺院堪布等，使拉萨地区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先后担任蔡巴万户长四十三年，于五十八岁逝世。<sup>84</sup>

而蔡巴·贡嘎多吉认为“噶德白瓦直到火龙年先后担任蔡巴万户长二十五年，五十八岁逝世”，<sup>85</sup>因而这两篇文献中对于噶德白瓦担任蔡巴万户长的时间存在分歧，加之前代万户长的生卒年代尚无法确定，故而无法进一步考证。但是在噶德白瓦时期，蔡巴万户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但平定了蔡巴内乱，还战胜了桑卡瓦等外敌，新建曲阔林（1296 / 1308）、卫林等寺院，并对吉曲河流域的部分寺院进行了修葺和重建，使其在政、教两方面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绩，遂成为蔡巴万户长中最重要的的一位，因而在《贡塘寺志》中对噶德白瓦的历史记述最为详尽。

第五，敏朗多吉，第九任蔡巴万户长，是《红史》作者蔡巴·贡嘎多吉之父，其历史在《贡塘寺志》中记载：

84 འཇོག་རི་ད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གུ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ཤ 32a-34a, 《贡塘寺志》中关于噶德白瓦的历史在文献中共有两叶半的篇幅，由于论文篇幅所致，故笔者并没有逐字逐句进行翻译，而将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详细内容请参阅《贡塘寺志》。

85 ཚོས་པ་ཀུན་དགའ་དོ་ཇེ། ནུང་ཆེན་སྲོན་ལམ་དོ་ཇེ་ལམ་ཐང་། ཤ 6a-6b.

之后，仲庆·敏朗多吉担任万户长。据说，吉·俄卡瓦（**ཇེ་འདྲ་ལ་བ**）曾进言尚仁布且：“上师您的寺院最终会被俗官所占有，而且还会受到大水的危险，”尚仁布且回答道：“到时我会再次来到世间助一臂之力。”因而敏朗多吉据说是尚仁布且为了蔡巴之政教事业而显现的化身。作为噶德白瓦之子出生于猴年，不但相好，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五岁习得书写与阅读；二十岁担任万户长；猴年依照祖辈习俗前往汉地，朝觐皇帝，使皇帝欢喜，赠予银和丝绸，以及管理蔡巴万户之诏书、银印、金饰等，之后回到拉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并对寺院僧众进行了丰厚的布施；马年，用曲白（**ཚོས་དཔལ**）大师的供品新建了名为见者得益（**མཐོང་བ་དོན་ལུན**）的金幡、扎拉鲁古（**བྲག་ལྷ་ལྷ་སྐྱུག**）<sup>86</sup>之金顶；狗年，用雅泽（**ཡར་ཚེ**）王奉献之黄金新建了（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和大悲观音之屋脊金顶、大灵塔之屋脊宝瓶、内供祖父之金制大塑像、外供奇特金制之佛塔，以及大灵塔北面拉康之屋顶，新刻《甘珠尔》佛经近三百卷供奉于卫林，用达巴瓦·司都多仁（**དར་འབག་བ་སི་ཐུ་རྫོ་རིན**）之供奉修建了名为无比威严（**གཟི་བརྗིད་མཐའ་ཡས**）的金幡；四十五岁土龙年四月二十七日，由觉丹大堪布索朗白瓦（**རྗོ་ལུན་མཁམ་ཚེན་བསོད་ནམས་དཔལ་བ**）担任堪布，洋寺堪布强久贝桑布（**ཡང་དགོན་མཁམ་པོ་བྱང་ཚུབ་དཔལ་བཟང་པོ**）为规范师，堪布谢热贡布（**མཁམ་པོ་ཤེས་རབ་མགོན་པོ**）为屏教师，在二十四位信仰僧众前出家受近圆戒，新建南面白吉日乌寺（**དཔལ་གྱི་རི་པོ**）和蔡地方的唯色楚吉拉康（**འདྲ་གསལ་འཕྲུལ་གྱི་ལྷ་ཁང**），取得了无比的政治功绩，与此同时对噶举派不断进行供奉，撰写了自己领悟佛法大菩提心之经历，以及娘蔑·释迦益西（**མཉམ་མེད་ཤུག་ཡེ་ཤེས**）<sup>87</sup>之传记等无数著述，因而美名传四方，僧众蔡巴之佛法得到延续，权势在此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担任万户长三十三年，六十四岁逝世。<sup>88</sup>

于此同时，由蔡巴·贡嘎多吉所著其父敏朗多吉的传记中，对于其生平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敏朗多吉出生于木猴年即1284年，十四岁时得到忽必烈的诏书；铁牛年即

86 据《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记载：扎拉鲁古“由松赞干布王妃蒙萨赤姜所修建”。该寺庙位于拉萨觉布日山东面山腰，与布达拉宫相望。ཇེ་ལྷ་ཉ་གསལ་བ་སྐྱོན་ལམ་སློབ་ཤོས། མཚན་གྱི་གཏམ་མེ་ཉྱལ་ཐེང་བ། ལྷ་ས། བོད་མྱོ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ཁང་། 2005:26, 王尧、陈践汉译本：《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中国藏学》1990（1）：117。

87 娘蔑·释迦益西，喇嘛尚尊追札巴之弟子，喇嘛尚圆寂之后担任蔡贡塘寺堪布，与蔡巴首领达玛循努属于同时代历史人物，其历史可参阅《红史》、《青史》、《贡塘寺志》等文献。

88 **འཛོག་རི་ད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བྱ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ཤ 35b-36b.**

1301年十八岁时，元成宗和帝师札巴唯色(གཤགས་པ་འདྲ་བཟུང་)<sup>89</sup>下诏书册封其为蔡巴万户长；土龙年即1328年四十五岁时受戒，卒于猪年<sup>90</sup>。而在《贡塘寺志》中记载敏朗多吉“六十四岁逝世”，那么其卒年应该为藏历第六饶琼火猪年即1347年。《贡塘寺志》中记载：“敏朗多吉二十岁出任万户长，先后担任蔡巴万户长三十三年，”此说法与事实不符。因而在松巴·益西班牙觉所著《松巴佛教史》中说“敏朗巴时期，基本上失去了属民”<sup>91</sup>，这段历史是指帕木竹巴首领大司徒·绛久坚赞率兵攻打雅桑、直贡、蔡巴等，并一举占领了这些地区<sup>92</sup>，而事实上，这一事件应该发生于贡嘎多吉担任蔡巴万户长期间，此容后述。

第六，蔡巴·贡嘎多吉，藏族著名史学家，其所著《红史》为藏族重要史学著作，为后世史学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关于其历史，在《贡塘寺志》中记载：

之后，文殊菩萨之化身仲庆·贡嘎多吉担任蔡巴万户长。贡嘎多吉作为仲庆·敏朗多吉之子出生于鸡年；五岁习得读写，并学会蔡巴之教法，一切知识目睹即可知晓；十五岁猪年担任蔡巴万户长；十七岁前往汉地，觐见皇帝，获八两黄金价值的大藏升白银、丝绸等，以及银印、金饰，获得管理原来蔡巴万户之诏书后回到拉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重葺了大昭寺的石阶和内环转经廊上的壁画，新建了其父之金制大塑像和银制多门灵塔，新刻《甘珠尔》二百六十部供奉于卫林，建立了日乌格培寺(རི་པོ་དགེ་འཕེལ)，取得了不可思议之权势和财富，担任万户长二十八年，之后将万户长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扎巴谢尼。按照本尊之预言及梦中所示，与有缘之敦夏巴·大堪布桑杰仁青(དོན་ལགས་པ་མཁན་ཆེན་ལངས་རྒྱལ་རིན་ཆེན)大师处出家为僧，取法名格瓦洛追(དགེ་བའི་སློབ་གོས) <sup>93</sup>，尊称大师为敦夏巴·大堪布桑仁，并多次在曲阔林等贡塘地方的寺院讲经说法。仲庆(指贡嘎多吉)由于精通密乘和法相、教言和秘法、经藏和论典而拥有超凡智慧。据说，仲庆在迎请布顿仁布且为自己所造《甘珠尔》即蔡

89 王森先生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写到：札巴唯色(1246-1303年)，八思巴侍从，1294-1303年担任元成宗帝师。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2010：91。

90 ཚལ་པ་ཀུན་དགའ་རྗེ་ཞེ་ཏུ་ཆེན་སྤོན་ལམ་རྗེ་ལྗོངས་ལྷན་པུ་བཟུང་། 49b.

91 ལུམ་པ་ཡི་ཤེས་དཔལ་འབྱོར། ཚལ་འབྲུང་དཔལ་གསལ་ལྷོན་བཟང་། 1992: 312.

92 ལྷ་སི་བྱང་རྒྱལ་མཚན། ལྷངས་ཀྱི་པོ་ཉི་བའི་བྱ་རྒྱལ་པ།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ཁང་། 1986:192-230.

93 在《新红史》中记载：“再者，仲庆·敏朗多吉、大司徒格瓦洛追(蔡巴遍知者)、仲庆·贡嘎多吉等很多人都精通佛法和王统史籍。”此段内容，似乎将贡嘎多吉和其出家后的法名格瓦洛追当成了两个不同的人。而黄颢先生的汉译本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པཎ་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གཤགས་པ། དེབ་ཐེར་དམར་པོ་གསར་མ།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ཁང་། 1982: 64, 黄颢汉译本：《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65。

巴《甘珠尔》进行校对和开光时，布顿大师说：“我要应对蔡巴首领的问题，不能随便前往，”因而随身携带了很多书籍，一边赶路一边阅读。贡嘎多吉还从曲吉（ཚོས་ཇེ）<sup>94</sup>、玛瓦·茹白多吉（མཁ་བ་རོལ་པའི་རྩོ་ཇེ）学习了佛法，阐述了诸多前世之事而获得信仰。将散落的喇嘛尚文集和秘文进行汇总，并传承了多部经教和经书，现在传至遍知者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流传下来的（喇嘛）尚的文集和秘文都是其功劳。贡嘎多吉的著作按时间顺序有《卓衮仁布且之颂词心愿满足之解释》（འགྲོ་མགོན་རིན་པོ་ཆའི་གསོལ་འདེབས་དགོས་འདོད་རེ་སྐོང་མའི་འགྲེལ་པ），此时卓衮逝世已过去一百六十年；另外还撰写了其父《敏朗多吉传》、《蔡巴大教法史》（指《红史》）、及续篇《贤者意乐》等数不胜数的著作，心系政、教之责，所化徒众和财富与天齐，五十七岁逝世。<sup>95</sup>

虽然《敏朗多吉传》中作者并没有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详细的叙述，但文中提到了贡嘎多吉在其父猪年四十岁时将蔡巴万户长的职务禅让给他<sup>96</sup>，这应该是指1323年，而这一年刚好是藏历第五饶琼水猪年。根据《贡塘寺志》中对贡嘎多吉历史的记载，可以推算出其出生于藏历第五饶琼土鸡年即1309年，水猪年即1323年出任蔡巴万户长，于藏历第六饶琼铁虎年即1350年出家为僧，木蛇年即1365年圆寂。故而《贡塘寺志》和《敏朗多吉传》中的记载，可以很好地佐证东噶先生所得出的蔡巴·贡嘎多吉的生卒年代为1309至1365年的正确结论<sup>97</sup>。

最后，在《贡塘寺志》中对于第十五任蔡巴万户长噶德桑布的历史，重点记述了他曾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创立拉萨祈愿大法会的施主之一<sup>98</sup>，故而大致可以推断其生活年代应该为15世纪左右。在《贡塘寺志》中记载，班觉桑布之子噶德桑布出生于虎年，十一岁继任蔡巴万户长，因丧父而为其举行法事，故资助宗喀巴大师创办拉萨祈愿大法会<sup>99</sup>。而在曲吉罗桑赤列朗杰所著《文殊怙主大法王宗喀巴传·佛法具美一庄严稀有珠链》中记载：“土牛年藏历一月十三日，为了满足班觉桑布之愿望，其作为施主，向僧众之

94 按照前后文内容，应该指的是噶玛巴·让琼多吉（གམ་རང་གྲུང་རྩོ་ཇེ）。

95 འཛོག་རི་ད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གྲུ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 36b -37b.

96 ཚོས་པ་ཀུན་དགའ་རྩོ་ཇེ། ལྷ་ཆེན་སྤོན་ལམ་རྩོ་ཇེའི་རྣམ་ཐར། ། 27a.

97 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在《红史》一书的作者简介中，蔡巴·贡嘎多吉的生卒年代写成了“第五饶琼土鸡年即公元1309至第六饶琼木蛇年即公元1364年”。按照藏历计算方法，我们可知第六饶琼木蛇年为公元1365年，而不是书中所说的“1364年”，这应当是印刷或者编辑失误所致。ཚོས་པ་ཀུན་དགའ་རྩོ་ཇེ། རེབ་ཐེར་དམར་པོ། 1981: 1.

98 ཚོས་པ་ཀུན་དགའ་རྩོ་ཇེ། ལྷ་ཆེན་སྤོན་ལམ་རྩོ་ཇེའི་རྣམ་ཐར། ། 38b-39a.

99 འཛོག་རི་ད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འཕྲིན་ལས། གྲུང་ཐང་དཀར་ཆག། ། 38b.

